

# 挎包失而复得,里面现金不翼而飞

■ 乘客:包里2200元现金没了,司机有作案嫌疑

■ 公交司机:我打开包时就没看到钱,真是好人难做

落在公交车上的挎包失而复得,这本该是件喜事,可市民雍先生却乐不起来,包虽然找回来,但里面的皮夹和2200元现金不见了。他觉得这件事疑点重重,公交车司机也直喊委屈:“乘客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空包了!我做好人也这么难?”目前,公交治安分局正在处理此事。

## 下了车,丢了包

前天傍晚,市民雍先生乘坐5路公交车回家。他从新街口东站上车,在最后一排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。车上开着空调,气温比较高,雍先生脱下外套,顺便把左肩上的挎包取下放到一边。车子往前走了大约15分钟,到达汉中门站后,他下了公交,准备打车回家,这时,他本能地想要掏钱,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挎包没了!

“糟了!钱包在里面,还有2000多块钱呢!”他没钱打车,手上只有一张公交卡,焦急万分之际,站台又开来一辆5路公交车,他立即上车,前往位于莫愁新寓的5路公交车底站。

“我记得,我是5点上的车,然后5点15分左右下车,大概5点20分去找底站工作人员。”虽然雍先生能大概记得时间,可他没有记下车号。

雍先生告诉工作人员,包是丢在一个女司机开的公交车上。“可能是老金开的车子吧!”工作人员推测,在刚刚发出的几辆车中,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一名姓金的女司机。但车已经发出,工作人员无法联系到她,只好记下雍先生的联系方式,如果能找回包,就和他联系。

## 包找到,钱没了

当天晚上6点多,雍先生接到车站打来的电话,司机把他的包送到了车站值班主任室。可在电话中,工作人员告诉他,包已经被打开,里面只有银行卡、身份证和一些杂物,没有现金。

得知这一消息,雍先生郁闷得一夜没睡好,他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车站。值班室里,工作人员从书橱里拿出一个所有拉链都被打开的

挎包,雍先生发现里面的东西已经被人翻了个底朝天,钱包和2200元现金没了,只剩下几张从钱包里掏出的银行卡和身份证。

雍先生觉得这事很蹊跷:“一趟车往返有几十公里,客流量那么大,包里的钱被人拿走,可包却没人拿,怎么就这么巧?司机到了底站,应该检查车厢,怎么就独漏掉了我这个包?”

他隐约觉得司机有嫌疑,会不会把钱拿走了?他认为,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## 同事相信司机人品

昨天下午,记者与雍先生一同前往车站。安全员马先生拿出一本笔记本,上面记录着5年来车队先进工作人员的名字,司机金女士的名字5次出现在这个本子上。“连续5年先进,谁都知道她的人品!”马先生告诉记者,当晚司机把这个包交给站长,站长又把这个包交给了自己,当时包的拉链已经被打开,里面并没有钱。

而5路车的司机金女士回忆说,自己是在5点之前从莫愁新寓站发车的,雍先生所记的时间可能有点误差,她一直没有发现车上有人落包。这趟往返正好是高峰期,她匆匆下车开个单子,又开车出发了,根本没空查看车内情况。

她说,开到孝陵卫,然后返回莫愁新寓,在快要到莫愁新寓底站的时候,一名年轻的男乘客从后排走来,把包送到自己手上。“我是当着那个男乘客的面把包打开的,里面已经没钱了。”这件事让金女士也觉得有些委屈,自己拾“包”不昧,可却被人怀疑。

知道这件事的同事,也都替她感到不平:“做好人也这么难?”

## 老太还钱成被告

不久前,江苏淮安59岁的刘红梅被人告上法庭,她也没想到,自己会被告上法庭,而且还是因为一件“好事”。事情的起因是,刘红梅在路上捡到1700元钱,归还给失主,而

## 各执一词

### 钱到底被谁拿走了?

雍先生:先排除两种人。一种是职业小偷,他们不会拿,因为我包是放在最后面,小偷一般都是站在前面乘客多的地方,小偷根本没机会看到这个包。另一种是普通乘客,他们胆子比较小,脸皮比较薄,如果捡到一个包,肯定尽量不声张,悄悄拿下车,怎么可能有胆子把包翻个底朝天,把钱包拿出来,取出银行卡身份证再放回去?剩下还有什么人可能拿了挎包里的钱,可想而知。

5路车队:如果是司机拿了钱,何苦再把空包交上来惹人怀疑?把包里的钱拿走,再把包悄悄扔了,直接推说找不到,不是更省事?如果底站上车的乘客最先走到最后一排座位,拿起这个包,后面的人又怎么知道这个包不是他的?第一个捡到包的乘客随便翻动包,也不一定会惹人怀疑。

### 到站后怎么就没发现?

雍先生:到达公交底站,总会有来清扫车厢,司机也应该会在车内巡视一圈。我从汉中门下车,司机先抵达莫愁新寓底站,难道清扫中就没发现我的包?

5路车队:原则上,公交公司的规定是“一趟一清扫”,可事发时是下班高峰时间,由于客流量较大,车队一般是选择尽快疏导客流,放弃打扫。因此,在第一次到达莫愁新寓底站时,司机没能发现。

### 为啥不及时电话通知司机?

雍先生:假设是乘客拿

走这笔钱,那么,我到达车站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,工作人员已经推测出包在金女士车上。如果车队及时打电话联系正在开车的司机,情况或许会大不相同。

5路车队:出于运营安全的考虑,司机在开车时严禁接电话。因此,车队不可能打电话给正在开车的司机,带头人违反规定。

雍先生:即便不能打电话给司机,难道不能打电话给对面的孝陵卫底站?在司机到达对面底站时,让工作人员通知司机检查?说不定,就是在返回莫愁新寓的时候,包里的钱被人拿了。

5路车队:当初也只是推断包可能在金女士开的车上,事情本就不确定,所以没有打电话给孝陵卫车站。

### 司机是否有权打开包?

雍先生:包里的东西是怎么丢的,司机很难脱嫌疑,应该当我面打开这个包。

5路车队:原则上,司机应该原封不动上交车队,由车队处理。但当时是乘客把包交到司机手上,司机当着乘客的面打开,这名乘客证明里面确实没钱。另外,司机这样做也是避嫌,若是当初没有当乘客面打开,那么司机就更难说清,这笔钱去了哪里。

### 谁来证明司机清白?

雍先生:既然是一个年轻男乘客发现这个包,并把包交给司机,那么这个人现在能不能出来作证?

5路车队:当时没有留下这名男乘客的电话,因此暂时无法让他出来作证。希望这么乘客看到报道后,可以现身,来证明司机清白。

失主坚称自己丢的是8200元钱,要求刘红梅返还剩下的6500元钱。经多方协商未成,失主将刘红梅告上了法庭。

## 小伙冒雨等警察

12月8日,南京两名小伙同时发现街边有一沓百

元大钞,便报警。警方让他们将钱交到附近派出所,但两人担心做好事反遭人误解,就没有捡钱,而是冒雨等警察。警察前来拍照取证,此时钞票已被雨水打湿,随后将他们带回派出所,做进一步调查。快报记者是钟寅

## 《南京最酷电动车》后续报道

# 最酷电动车酷不起来了

已被交警暂扣,将面临肢解的命运



超酷电动车的命运只能是被肢解 通讯员 魏勇 摄

## 快报讯(记者 田雪亭)南京最酷电动车被媒体曝光后

(快报昨天曾报道),它的命运也走到了终点。昨天,交管部门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车,接下来,它将面临被肢解的命运。

南京交警七大队民警魏勇告诉记者,他们这几天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电话,说白水桥附近的一家汽修店老板自己造出了一辆奇形怪状的车子,老板经常骑着这辆车子去买菜,很危险。接到举报后,民警当即上街检查,果然发现了这辆车子的踪迹,“车子长得怪,速

度也很快,时速至少有四五十公里!”交警多方调查取证,很快便锁定了该车系改装车的证据。

昨天,快报报道此事后,交警便上门暂扣了车主石某的这辆车。魏勇表示,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,严禁个人私自改装车辆,改装车严禁上路。石某的这辆车,无论是车速还是车辆自重,都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。按照规定,交警在暂扣该车后,将会按照规程对该车予以肢解销毁。

石某对此感到心疼:“这车子花了我多少心思啊,真舍不得!”

# 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挤死

昨天下午,下关区水关桥附近一冷库,一名老工人在推一节装载土豆的车厢时,不慎滑倒,卡在平台与车厢的缝隙里,被活活挤死。

昨天下午4点左右,记者赶到发生事故的南京市果品公司冷库,一节装满土豆的车厢旁,躺着一具男尸,约五十多岁,身上没有流血痕迹。

一名工人告诉记者,事故大概发生在下午两点半,当时他听到有人在大喊,就跑了过来,发现那名工人横在车厢与平台之间,只露出头,胸腔以下都挤在平台与火车车厢之间的

缝隙内。几名工友赶来将平台外侧的砖头敲开,才把他拖上来,“上来后人就不行了!”

据了解,死亡的工人姓周,今年53岁,安徽人。

工友说,当时他们正将一节装满土豆的车厢推到前面的卸货点。“他站在车厢右侧靠车门的地方,突然脚一滑,就到缝里了。”由于车厢正好处在一个下坡,由于惯性,车厢还是继续往前行,周某就被挤死了。

实习生 马薇薇  
快报记者 孙玉春  
(蔡先生线索费60元)

## 《耗资5000万的大桥用了一年栏杆就开裂》后续

# 汉中门桥断裂栏杆即将拆换



开裂的栏杆已被挡了起来 快报记者顾炜 摄

## 快报讯(记者 鲍铭东)汉中门桥栏杆开裂一事又有了新进展,

开裂的栏杆昨天已被挡板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,等待拆除换新的。由于石材定购需要一段时间,因此拆换工作约需1个多月。

昨天中午,记者再次来到汉中门桥,抢修工作已经悄悄展开。在桥的南北两侧栏

杆处,均出现了一排围挡。南京市市政工程质检站负责人告诉记者,现在栏杆开裂的原因已经基本查明,桥梁主体没有安全问题,下一步就是责成施工单位对所有开裂栏杆进行更换。另外他们还要追究相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的责任,用以警示其他工程的施工。

## 下面一条新闻,让人心里同样不是个滋味

女子水中挣扎,围观者反问呼救者:

# “你自己怎么不下去救啊?”

快报讯(记者 是钟寅)昨天上午8点,一名女子落入长干桥下的秦淮河。十几名围观者看着她挣扎半分钟,最终沉入河底。1小时后,水上分局的民警将尸体打捞上岸。市民感慨,如果有人见义勇为,那么她的生命或许不会结束。

昨天上午8点多,市民王先生走到长干桥上,隐约听到水里有扑腾的声音。他扭头望去,宽阔的河面上有一个人在挣扎,头还露在水

面上,一起一伏,身体已经完全没入水中。“快救人啊!”当时,有十几名市民站在桥头,其中不乏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可所有人面面相觑,喊“救人”的多,可没有一个人敢跳入冰冷的河水,甚至连找竹竿、绳索的人都没有。

王先生看着河中挣扎的人已经奄奄一息,急得直跺脚:“怎么没人下去啊?”他这么一问,旁边的一个小伙子白了他一眼:“你怎么不自己下去啊?”王先生也一时无

语,自己虽然会游一点点泳,但要自己跳入三四米深的河水,实在是没有这个信心。

渐渐地,落水者不再挣扎,王先生连忙报警。警车赶到时,落水者已经完全沉下去,河面上再没一点痕迹。

听说有人落水,更多人聚集在现场围观。“会不会冲走了?”“会不会在桥洞下面?”近百名围观者站在桥上,有的脸上带着同情和不忍,有的人则嬉皮笑脸地谈论着这件事。围观者说,落

水者是一名五六十岁的女士,挣扎了大约半分钟。有人感慨,挣扎了这么长时间,若是有人能跳下去救人,或许就能挽回一条生命。

大约一小时后,一艘快艇从西面水域开来。民警用弯曲的金属杆探索河底,花费了三十多分钟才将尸体打捞上岸,由刑警大队带走。

目前,警方仍不清楚死者的落水原因,希望目击市民可以提供线索。(费先生线索费60元)